



仙人掌出版社

游淑靜

發行人：林秉欽
創辦日期：五十七年
已出版書籍：三百多種
出版性質：文學路線

「仙人掌」——這個繼「文星」之後，曾經雄霸出版界一方的豪傑，雖然今天那些屬於「狄斯可」的年輕一代已對它十分陌生，但稍有「年紀」的人一定不會忘記它曾經輝煌、曾經燦爛過。

該社發行人林秉欽，一個才年逾不惑、却已滿臉風霜的「老」人，在談及「仙人掌」時，感慨地說：「仙人掌」停辦後，我從未怪別人，只一意問自己，反省及檢討。

民國五十二年，臺灣建築業還在萌芽階段，甫從臺大土木系畢業的林秉欽，一時求職無門，在生活的壓力下，土木工程師當不成，只好當個文化小兵，到

文星書店門市部服務。民國五十七年，由於文星書店已停辦，林秉欽又有多年門市部經理的經驗，遂與三個好友，合資經營，自立門戶，創辦「仙人掌出版社」。

所以取名「仙人掌」，因為仙人掌貌不驚人，却在乾燥酷熱的沙漠，猶能含芳吐艷，充份發揮了它的生命力與耐力，而在那種時期辦出版社，正如仙人掌之在沙漠，是需要毅力與奮鬥的，因此取名「仙人掌」以自期。

那時由於「文星」停辦，加上林秉欽又與作家很熟，因此如張曉風、彭歌、葉珊、葉維廉、梁實秋、張健等名家的作品都在「仙人掌」名下出版了，一部接一部的暢銷，直追「文星」之風範。

其時白先勇等人辦的「現代文學」到三十五期由於創辦人多在美國，幾乎已在停滯階段，林秉欽遂與白先勇商洽希望「仙人掌」能出版白先勇的「遊園驚夢」，而「現代文學」由「仙人掌」出版社來接辦，白先勇一口答應，於是「現代文學」在林秉欽手中，死而復生，不僅聘余光中、何欣任主編，發行也日漸茁壯。就在同時，姚一葦、尉天聰等人創辦「文學季刊」，經營也頗困頓，看到林先生為「現代文學」注入強心劑，也央求林秉欽一視同仁，因此「文學季刊」又成「仙人掌」麾下一員，也就是在那時，「仙人掌」出版王禎和的「嫁粧一牛車」和黃春明的「兒子的大玩偶」。

緊接著洛夫的「創世紀」詩刊也在前車可鑑的情況下，委「仙人掌」辦理，於是一時間，「仙人掌」成了國內幾個代表性文學刊物的裸母，真是聲勢赫赫，僅「水牛」堪與在伯仲之間。

年輕人辦事總比較莽撞，既有了這些成績，加上林秉欽又好大喜功，於是心一天大似一天，竟然一次計劃出版三十五本書，真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猶如一個還不會爬

的小孩，就硬要跑步一樣，其結果是可想而知。

書是出了，印刷廠、紙廠的票也開了，結果是退票連連，因為「仙人掌」被南部某書報商倒帳，無法支付票款，當然作家的稿酬也是無著落了。

一夕之間，「仙人掌」由山峰跌到谷底，債務的高台壓得它無法翻身；偏偏禍不单行，林秉欽因久未回僑居地，又不服兵役，因此被有關當局發現後，送往二擔島服役一年半，一切的債務也就此告一段落。

待他回來，却已人事全非，昔時三個工作夥伴已各奔前程，「仙人掌」的書有的或歸為「水牛」，或歸為「晨鐘」，所見的是塵埃處處，滿目瘡痍。

但這些也還沒有令林秉欽死心，又與許長仁合辦「仙人掌」雜誌，才出刊沒多久，未料竟因所刊的一篇小說，而引起鄉土文學論戰，於是鬧得滿城風雨，外面的風雨聲，加上內部經濟的拮据，終於在十二期後，不得不宣布停刊，「仙人掌」又成了歷史名詞。林秉欽說到這兒，苦笑道：「仙人掌」失敗了，但經過這些年的反省，我也找出了答案，原因在於：第一：資金短絀，我們那時每人資金只有五千元，四個人共兩萬元，這樣就開出版社，今日想來，實在不可思議，第二：合夥人不負責任，遇到事情互相推卸，第三：受倒帳之累，使得支票連連被退，無法承擔並挽救殘局。

林秉欽又說：當然，「仙人掌」雖然失敗了，但在短短三年中，却出版三百多種書，而且暢銷者如哭牆、書香、萊茵河之夢、愛的故事、等待果陀等，至今仍風行不逮，這是我稍堪安慰的；另外，「仙人掌」叢書創始的書套，編輯創新的標點在旁，用小一號的標點，都是我們那時的發明，有這些記錄開先鋒，縱然今日是敗兵之將不言勇，至少也沒有向文交壇白卷了。

水芙蓉出版社

項 青



負責人：莊蔡秀蓮

創辦日期：六十一年五月

性質：散文小品等

已出版書籍：二百三十種左右

臺灣那麼多家出版社之中，大概以「水芙蓉」這個名字，最具「文藝氣息」，最有「散文味」：美美的，粉粉的，就像他們一貫出版的小品叢書。若在書池子裏與別家的出版物相比較，「水芙蓉」的封面，尤其顯得善於打扮與不惜工本。原來，主持人莊牧心先生，還是臺北諸家畫廊的大客戶，他勤於收購當代畫家的作品，既收藏這些畫，也拿這些水彩畫或油畫，作為他出版物的封面。

「水芙蓉」創社迄今，八年半了。以民間的出版社來說，歷史算是長的。出版到二百三十種，數量尤其可觀。這中間，有莊牧心夫婦所投下的不少心血；當然，投下最多的是——資金。

出版，可以是文人的理想，也可以是讀書人的興趣與抱負。問題是，光有理想或抱負，並不能開出出版社，即使開了，也不易長久。莊牧心畢業於師大國文系，這與他堅持的散文出版路線有關，但不一定與「水芙蓉網羅國內近百名家」的成績相關。

在民國六十一年，與「水芙蓉」同時創業的，是莊先生的不銹鋼行。不銹鋼的生意旺盛，財源滾滾，直到現在，這位「羣億不銹鋼行董事長」，還是大部份時間為不銹鋼而奔忙。出版業務，則由莊夫人擔起重任。

就在不銹鋼與莊夫人的雙重灌溉下，這朵「芙蓉」一天天成長，蓮花開得鮮艷，也坐得穩定。「蓮花座」盈盈的座落在出版水池中央，漸漸凝聚成一支金色的芙蕖——吸引好些寫稿的、鬻文的名家。

水芙蓉最高記錄，曾經創下積「稿」二百本的驚人數字。也就是說，主持人不斷簽約把稿子買下來，作者交稿給出版社，等到變成鉛字時，恐要三五年之後了。這「存稿豐沛」的情況，在民間出版界，恐怕「水芙蓉」是榜首了。當然這也是投資——作生意，哪一行不要有投資的眼光？

我曾經遇到一位作家朋友，順口問起他最近剛由「水芙蓉」出版的新書。他居然很驚訝的反問我：「真的，書出來了嗎？我還不知道。你不提，我差不多忘了我還有這麼一本書」。

「水芙蓉」主版品以散文為主，兼及小品及新詩，代表性的，像蕭白的「山鳥集」，季薇的「鉛筆屑」，胡品清的「夢之花」，碧竹的「綠遍天涯樹」，張秀亞的「人生小景」，王祿松的「讀月小品」，都是一版再版，相當暢銷的書，出版人一直以能「網羅名家」爲傲，並認爲出版人最重要的是：定要對作家有敬意，有熱誠，才是成功的秘訣。

提起「水芙蓉」，沒有人不同時想到他們曾經轟動一時的「一頁一小品」（編者「撫萱閣主」即主持人）。書暢銷到坊間出現好幾種「盜印版」，好賣到連老閱本人也記不清總共印了多少版。到底哪種書最好賣，一直是出版人探討的焦點，問題是讀者程度呈金字塔型，甚至是「捉摸不定」型，好些暢銷書是「碰上的」，誰也猜不準。

目前，「水芙蓉」仍維持著穩定的進度，例如，每個月平均有三十部左右的書稿會從四面八方進到編輯部。發行部門則有七個工作人員在忙碌。問他們最近一批新書出多少本，對方算了一下——這一批十六本。

主持人重覆一句話：「理想要靠資金支持」可說是出版的金言。我們姑且不論「水芙蓉」在出版界的實際成績如何，至少，肯把資金投資在稿件上的這點熱誠，是很值得稱道的。